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十一

十一

林子

四書正義纂

中庸統論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乆執之中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河圖以偶起數而虛其中者。伏羲之中也。洛書以奇起數而實其中者。大禹之中也。至於釋氏之空中也。豈非其中之無定在。而本體本太虛耶。老氏之守中也。豈非其中之有定在而主一以

立極耶。然而庸也者。用也。存之無體。用之不
既。尚書曰。以禮制心。以建中也。論語曰。敬而
無失。以用中也。禮也者。敬而已矣。其所謂建
中于民者。豈非所謂用其中于民乎。中固不
可得而言矣。故子思中庸一篇。皆言中之用
也。天地位萬物育。中之用也。愚不肖之與知
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夫天地之大猶有
所憾。中之用也。達道達德九經。中之用也。盡
已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
化育。中之用也。載物覆物成物。中之用也。洋
洋優優。中之用也。議禮制度考文。中之用也。
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三王。俟諸後聖。中
之用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四時錯行。日月
代明。中之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中
之用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中之用也。經綸
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中之用也。中之用則若是其大矣。而中庸胡
爲乎不言中。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本

體也。天下之大本也。探之無朕。索之茫茫。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故不得已而强名之曰誠。誠也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强名之曰隱。隱也者。隱而不可見。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强名之曰一。一也者。千變萬化。從何而出。不可得而擬議者。天下之大本。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故生意不息者仁也。而未發之中。則肫肫其仁矣。莫深於淵也。而未發之中。則淵淵其淵矣。莫大於天也。而未發之中。則浩浩其天矣。如此三言。亦豈足以闡其未發之中。而令之使知也。故下文即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若欲知此未發之中。請自入德之門始。惟當於人之所不見處。實下工夫。不愧屋漏。以造不顯之地。然後方能知之矣。豈非所謂廸知廸哲。實允蹈之而知耶。不然。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然凡物有色者。得而言也

而未發之中。不屬色也。得而言乎。凡物有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聲也。得而言乎。毛雖至小。可得而見也。可得而見則亦可得而言之。而未發之中。則非毛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亦不可得而言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既以未發之性而標諸卷端。復以無聲無臭之詩而繫諸卷後。章章顯露。句句詳明。中庸之義備矣。子思之情見矣。未發之中。其可得而知乎。

林子曰。性之蘊於中也。性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孟子只言情。蓋欲人因用以知性也。中之蘊於中也。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只言用。蓋欲人因用以知中也。

林子曰。若未發之中可得而言矣。而孔子則曰予欲無言。者何歟。若未發之中可得而知矣。而中庸則曰其孰能知之。者何歟。又曰。惟

致中。然後能知中。故聖人之所以聰所以明所以聖所以知所以達天德者。皆由此中出也。程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由此觀之。致中知中。求在我者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若不致中。則又安能知中也哉。譬諸草木者。原不識文章。縱日與之談。如何謂之青。如何謂之黃赤白黑。雖有蘇張之口。終不能發其蒙而使知也。假使天幸。忽然開明。而有所見。則因其所見而語之曰。如此謂之青。如此謂之黃赤白黑。則自有眞見眞知者在焉。致中知中。亦猶是也。

林子曰。中也者。無方而無體也。有方有體則有盡。無方無體則無盡。

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氣。惟其有形有氣。故其有方有體。中也者。無形無氣。惟其無形無氣。故其無方無體。余於是而知中之用也。其所以能包羅天地而無盡者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

程子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何者謂之密。何以放之而能彌六合也。林子曰。譬火之蘊於石也。夏卽之而凉。冬卽之而冷。而所謂火者。果安在也。擊之則火。而所謂火者。又果何從而生也。然以所擊之火而薪之。薪薪相續。無不傳也。未發之中。其火之蘊於石者密乎。而其所以放之而彌六合者。豈其火而傳之。薪而續之。而以形用哉。

林子曰。時而春也。盈天地間皆溫也。皆溫則皆火也。時而夏也。盈天地間皆熱也。皆熱則皆火也。至於秋冬。而火之性未嘗亡也。火之氣未嘗熄也。故言乎其火之形也。猶有所待而傳也。可得而知之。可得而言之。若言乎其火之性也。實無所待而傳也。可得而知乎。可得而言乎。

林子曰。我其一天地乎。天地其一我乎。故有所於卷。有所於放。則我與天地猶爲二也。無所於卷。無所於放。則我與天地。一而已矣。

中庸正義纂

天命之謂性

林子曰。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此固先儒之所嘗道者。今專以其賦於人者言之。而性命則本渾然於吾身天地之中矣。然而性也而寄之於其心。命也而寄之於其身。故聰明睿智者心也。而本於性。富貴貧賤者身也。而由於命。

林子曰。心。心也。四肢百骸。皆身也。而屬乎精與氣矣。精藏於腎。而化生之機在我也。氣原於臍。而呼吸之機在我也。則是精與氣也。而又屬乎命矣。故精譬之水也。水中有火。而氣升者。氣也。口噓之而成氣也。氣着乎物而物潤者。精也。

張子厚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何謂也。林子曰。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也。純乎天之命。而不少雜之以人者。性善之性也。惟此性善。故率之則可謂之道。若夫氣質之性。而可率乎哉。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氣質之性也。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林子曰。余嘗譬之火焉。火則絪縕於天地。流行而無息也。故石之擊也。則自然有一點眞火生乎其間者。一

陰一陽之道。繼善而成性也。又問石而擊之。
胡然而火。林子曰。此乃石之性也。而其性之
所以能生焉。則又不可不知也。故既焚之石。
擊之則不能火。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不
息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
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林子曰。我之覺靈炯炯而盈於天地之間矣。
故能明光上下。照臨日月。蓋我之性本如是。
而非有加也。我之生氣流行而盈於天地之
間矣。故能參贊兩間。化育萬物。蓋我之命本
如是。而非有加也。
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於是
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
謂之性可乎。林子曰。吾惡乎可哉。蓋生之理具
林子曰。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而神所由
以靈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而氣所由

以生也。

蕭庭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爲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爲性之樞矣。迷古全文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

林子曰。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存心以養性。脩身以立命也。

賢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

道書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林子曰。此乃有所謂機焉。而感通之際。或有以觸其機而動焉。性其有不神乎。於是而究其神之所從萌也。則可以知機而悟性矣。然此余得而言之。而非其至也。至矣。則余烏得而言之。故曰性由自悟。至於所謂命者。天地人物之所由以生焉者也。故天氣也。氣則有時而壞。而天之

所以爲天。超乎其氣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
地。形也。形則有時而壞。而地之所以爲地。超
乎其形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人則有心身
矣。心身亦有時而壞。而人之所以爲人。超乎
心身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得此欄柄。則自
有不死者在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
氣不可以名命。若謂之命。卽太虛也。則落於
命其一太虛歟。林子曰。安可卽謂之太虛。故
謂之命不太虛也。則着於有有則只可以名
得而凝議者乎。故舜之德曰玄德。文王之德
曰不顯之德。亦惟其有得於此。盡性而至命
爾。

黃生州問性命。林子曰。汝每喜談性命。而汝
以何者爲汝之性命乎。黃生曰。豈非先生所
謂男女媾精。一點子宮者。乃我之性命與。林
子曰。是固然矣。亦非汝之所謂眞性命也。旣
無無則安能生氣生形。而天而地而人。非
有非無。無聲無臭。其殆不可得而致思。不可

有一點。便是有形。既曰有形。亦便有壞。又問何以爲我之眞性命也。林子曰。人而死者形骸也。而性命則固未嘗滅矣。此蓋性命之微。其通乎晝夜。徹今徹古。而無死無生也乎。但世之人不知性命。而以形骸爲性命者多矣。故有以形骸爲性命者。有以神氣爲性命者。有以父母之性命爲性命者。皆非我之眞性命也。

林子曰。中庸言命。釋氏所謂命宗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中庸言性。釋氏所謂祖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

或問三氏之教同與。林子曰。三氏之教。其初同也。顧道流則自以脩命爲高。而曰禪學之所脩者性。而不及命。釋流則自以脩性爲高。而曰玄學之所脩者命。而不及性。抑豈知性命雙脩。乃釋老之所以同邪。然聖學罕言命。罕言仁。罕言性與天道。是以後世無聞焉。遂以性命之學而落於空矣。而致詳於問

學多識容貌詞氣之間。故終其身迷焉。而聖經之格致誠正。所謂頭腦工夫者。蓋亦未之或聞也。余嘗竊論之。中庸致中致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至誠無息。而博厚載物。高明覆物。形矣而著。著矣而明。而動而變而化。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達道達德。制禮作樂。經綸大經。參贊化育。大都皆從天命之性溥博淵泉中發出來爾。而謂性命之學之落於空也。可乎哉。又不觀之易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文即繼之曰。將以順性命之理。順也者。順之也。順以出之之義也。故順此性命之理而出之。在天則能立天而天之陰陽從此出矣。在地則能立地而地之剛柔從此出矣。在人則能立人而人之仁義從此出矣。夫在天立天而陰而陽。在地立地而剛而柔。在人立人而仁而義。則是性命之學。而不落於空也明矣。然性命之學始於神氣。神則有炯炯而不昧者在焉。而性空故也。氣

則有絪縕而不息者在焉。而命空故也。古人有言曰。是性命。非神氣。既曰非神氣矣。而必始之於神氣者何也。蓋初學之士。固難與言性矣。性而神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固難與言命矣。命而氣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至於言神而知所以養其神矣。而後方可與之言性。言氣而知所以養其氣矣。而後方可與之言命。然性兮本空。而命之理。則微之又微。雖欲言之。殆亦非言之所能言也。而無言無隱。

直惟先動之以機而已。機焉既動。心其不可得而識乎。心焉既識。性其不可得而盡乎。性焉既盡。命其不可得而至乎。此孔子下學上達之教。而初學之士之所當遵也。

林子曰。人孰不曰離之中。性也。而離之中。乃神也。非性也。又孰不曰坎之中。命也。而坎之中。乃氣也。非命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坤得乾之中陽而坎者。坤之用也。乾得坤之中陰而離者。乾之用也。夫既曰乾坤之用矣。謂非神

氣而何。

率性之謂道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本自然也。順以出之。率性之謂道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有所擬議。有所安排。則是失其本體之自然矣。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

脩道之謂教

林子曰。道體無爲。而曰脩道之謂教者何也。蓋天命之性即道也。故曰率性之謂道。自聖人以下。而天命之性。不能不雜於氣質之偏。故脩此氣質之偏。以復夫天命之性者。脩道之教也。然而謂之教者何也。蓋立此教門以教人。以脩其氣質之偏。以合乎道。以復其性

之初也。

林子曰。道也者。所以本乎其教也。教也者。所以明乎其道也。但世人不識道與教之分也。故以教爲道焉。豈非所謂教三而道亦三邪。殊不知儒氏以其道而儒之以教人也。而非儒自儒以爲道也。道氏以其道而道之以教人也。而非道自道以爲道也。釋氏以其道而釋之以教人也。而非釋自釋以爲道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林子曰。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卽在人。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故曰可離非道。

昔者有問於謝上蔡曰。一日靜坐。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此只是靜中光景。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朱子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

下工夫。乃無間斷爾。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於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常變之頃。柳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或問道不可離。林子曰。道卽性也。性卽命也。道其可斯須而離乎。然此乃未發之中也。不屬乎已發。豈其可得而覩耶。不屬乎聲。豈其可得而聞耶。而君子之所以終日乾乾。戒愼而恐懼者。以爲此未發之中。而思以致之爾。中庸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然非特內省之學爲然也。是雖平治之道。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不顯惟德。篤恭而天下平。又非特平治之道爲然也。是雖上天之載。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然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天地萬物咸囿焉。夫天地萬物既咸囿於我太虛之中矣。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萬物有不自我

而育乎。此致中之功之所以爲大也。

戒愼恐懼

張子厚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來爾。東坡云。幾時得與他每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敬。然亦有爲而言也。故不戒愼而自恐懼者。敬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愼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之時。先慮其怠肆荒寧也。而必於戒愼焉。必於恐懼焉。則是有所戒愼。有所恐懼。而心已失其寂然之本體矣。

或問戒愼恐懼一也。而子既曰不戒愼而自戒愼。不恐懼而自恐懼。而今又曰戒愼恐懼。防乎其防。致知格物一也。而子既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也。而今又曰外物之

來。必思以格之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求放心。而邵康節曰心要放。亦此意也。

莫見乎隱

邵子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中一誠 并釋

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中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得未發之中耶。若未見性。而定在之中。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悟不二之一耶。若未見性。而眞一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契天道之誠邪。若未見性。而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或問何以謂之未發之中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中而無不中也。何以謂之不貳之一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

地而不可紀者。無一天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林子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林子曰。心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中也。心能千變萬化而一片太虛者。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夫是中也。中庸既兩釋之矣。而後人之釋之者。當曰如何之謂喜怒哀樂之未發。如何之謂天下之大本。顧乃舍未發大本而不之釋。而釋其所已釋之中。曰不偏之謂中。又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何歟。若以子思子之釋爲非也。竝中庸一書。勿釋焉可也。若以子思子之釋爲是也。釋其所釋而釋焉可也。顧乃不釋其所釋。而又反其所釋而釋之者。何歟。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此皆中節之義也。可以言和。

不可以言中。

昔李延平嘗受學於羅豫章。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林子曰。羅豫章之學。得之程明道。程明道之學。得之周濂溪。故能知所謂未發之中而求之。殆非後世支離之儒之所能及矣。但未發之中。渾乎其無朕也。有氣象乎否也。得而看乎否也。豈其借此數字。而令人有從入之門邪。

延平答問有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旣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姑負此翁耳。又曰。

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言。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所歸。又嘗答何叔京曰。李先

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
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
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
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
一念至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述古全文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兮本虛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應物無迹也。當喜而喜。
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喜怒哀樂。從
何而發。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豈非聖人虛
而無我。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與。若大學
所謂有所者。有我而不虛也。宋儒有言曰。人
性上不容添一物。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此
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周子曰。無欲故靜。程
子曰。有主則虛。既靜且虛。斯其能應物而發
皆中節者乎。

林子曰。若以其中之有所謂喜怒哀樂也。則
未發之中。而所謂喜怒哀樂者。着在何處。若

以其中之無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既發之際。而所謂喜怒哀樂者。從何而來。此其所以爲空中。而眞空不空也。

林子曰。未發之中。孔子之空空而無知也。發皆中節。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古人有言曰。說似一物卽不中。何謂也。林子曰。此言中。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本無物。物卽不中。

林子曰。無定在之中者。未始中也。然以其具此中也。故亦曰中。汝以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中乎。其非中乎。若卽謂之中。固不可也。若卽謂之非中。亦不可也。非中而中。中所從出。而虛空之無盡。則亦何者非我之中乎。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何謂也。林子乃以詩答之曰。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從來只自然。不解此中分造化。更於何處覓先天。若也能反大本而求之未發之中矣。則自有不屬氣而生氣者在焉。宇宙在身。造化在手。斡旋變理。

範圍曲成而天且不能違矣。盈虛消息有不任我之推移邪。

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太虛同體也。而發皆中節。則與天地同用矣。

林子曰。致中。則與太虛同體矣。而和之發也。以位以育。則與天地同用矣。

致中和

此所謂致與致廣大之致同。致者何。致之也。心本中而能和也。本廣大也。而亦無待於致。致之而復其初也。或曰。致中和之致同。致者何。致以與之也。致此中和以育萬物。而萬位天地。而天地位。致此中和之致與致腊俎之致同。致者何。致以與之也。致此中和以育萬物。

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存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爲物

所遷也。或問致之道。林子曰。堯舜之惟精惟一。而允執之者。致之也。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己身中。討箇天命之性已爾。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皆在於我矣。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中矣。則和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後爲之者乎。

天地位焉

或問位字之義。林子曰。位乃職位之位也。天在上而得其司覆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參天而成其能乎。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兩地而成其能乎。故曰天地無全能。要之其機在我而非誣也。

或問不位不育。豈非天地之病歟。又將何以成能而仁之。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鳥獸魚鱉。自爾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惟致中而和。位之育之以成其能也。

林子曰。聖人一身。天地之所寄也。萬物之所繫也。故天地不能自位。屬也。三綱五常之所寄也。萬物不能自育。賴聖人以位之也。萬物不能自育。賴聖人以育之也。三綱五常不能自正。賴聖人以正之也。若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而綱常不幾於墜乎。綱常既墜。而萬物得而育乎。萬物不育。而天地得而位乎。或者以二氏之不綱常也。而萬物即不育歟。林子曰。曠夫愁女。上干天和。

而天地得而位乎。萬物得而育乎。由是而疲癃殘疾之不得其生。鰥寡孤獨之不得其養。亦惟職此之故耳。此乖氣之所由以致異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太和之氣流行宇宙。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不惟疲癃殘疾之得其生。亦且無疲癃殘疾之可生者。不惟鰥寡孤獨之得其養。亦且無鰥寡孤獨之可養者。此和氣之所由以致祥也。嗟乎嗟乎。聖人遠矣。而二氏者流。誰與綱常之綱常隆地。誰與扶植之。天地而誰與位之。萬物而誰與育之。疲癃殘疾而誰與生之。鰥寡孤獨而誰與養之。此余三教歸儒之旨。雖曰徒托空言。而夙夜惓惓。每不能自已於懷也。

林子曰。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而聖人之有心。非所以成能乎天地。故民之秉彝各具此三綱五常之性者。天

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之惇之。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於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生生化化。亦皆天之能也。而聖人能使之不亂其紀。不失其寧。不拂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

程子曰。至仁以天地爲一身。以天地間品物萬形爲四體百骸。故堯舜以太和之氣充塞乎天地之內而身之。而湯武之師。乃去其所

垢病者廓而清之爾。堯舜湯武。豈非所謂成能天地者乎。

林子曰。以其至一者而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統體一天地也。以其至不一者而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各具一天地也。故一男一女者。一天一地也。一雌一雄者。一天一地也。一牝一牡一牡者。一天一地也。至於品類流形於天地間。極微極細而無盡者。亦莫不有陰有陽。一天一地也。若有聖人者出。而致中矣。而致

和矣。以中感中。以和召和。而萬物有不育乎。
萬物既育。而天地有不位乎。
林子曰。聖人以其所致之中而和焉。而高而
明。以參天也。豈非成天之能而無不覆幬者
乎。又以其所致之中而和焉。而博而厚。以兩
地也。豈非成地之能而無不持載者乎。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生生不
息也。生生不息。則皆天地之仁也。天地之仁。
則皆仁者之仁也。夫既曰天地之仁矣。而又
曰仁者之仁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仁。仁者
之仁也。若不有聖人者出。而致中和以仁之。
萬物其能育乎。萬物不育。天地其能位乎。要
而言之。仁之以生萬物者。天地無心而成化
也。仁之以育萬物者。聖人有心而無爲也。
林子曰。以其心而言之。固我之心也。而天
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心乎。故曰吾之
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以其氣而言之。氣固
我之氣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

氣乎。故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聖人之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仁。而天地萬物。莫非已也。

君子中庸

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者。豈非其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者乎。下文即曰時中者。蓋以其內則有大中至正之極者在焉。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不待安排。無所擬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君子而時中

林子曰。君子以其中而用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不知其中之謂何。而亦曰我能用中。而時出之者矣。若燕國或問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爲中庸也。林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湯武之放伐也。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出之者矣。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卽是小人之無忌憚。而

自以爲能用中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爲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之時中也。

中庸其至矣乎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而諸凡古先聖王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以參以贊。而變而化者。皆自喜怒哀樂未發中致之以爲用也。故本之真心實地。則爲用中之大道。何思而何慮也。不本之真心實地。則是襲取之外義。求可而求成也。

知者過之

林子曰。帝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者。致其中以爲用也。仲尼之所以聖神文武耳順不踰矩者。致其中以爲用也。故曰中庸其至乎。舍帝堯仲尼。其孰與歸。

知者過之

林子曰。知者自恃其知以爲知。而不知聖人之所知者。而非有所難知也。賢者自恃其能以爲賢。而不知聖人之所能者。而非有所難

能也。

林子曰。聖人之知。我可得而知者。以其知乃我所本有之良知也。若知者之知。則舍我所本有之良知。而務爲人之所難知以爲知也。

聖人之能。我可得而能者。以其能乃我所本有之良能也。若賢者之能。則舍我所本有之良能。而務爲人之所難能以爲能也

或問曰。知者雖非聖人之知。豈不賢於愚者遠與。林子曰。愚者愚也。而知者知其所知。而非聖人之所謂知者。余於是而知知者之過。又問賢者雖非聖人之能。豈不賢於不肖者遠與。林子曰。不肖者不能也。而賢者能其所能。而非聖人之所謂能者。余於是而知賢者之過。亦猶不肖者之不及也。

林子曰。愚者之愚。雖不足以明道。而於道固無損也。而知者之知。反以似是而晦道。不肖者之不肖。雖不足以體道。而於道固無害也。

而賢者之賢。反以亂氣質而壞道。

人莫不飲食

林子曰。一點靈光。其初洞然虛矣。虛而能應。其初漠然寂矣。寂而能照。而書之所謂聖神文武。中庸之所謂聰明睿知。夫豈其爲上天之所獨厚者哉。蓋不過何思何慮之本體。而一點靈光。自爾而形。不著而明。百慮殊塗。變而化之。不窮矣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既日用矣。不謂之至常之道乎。即此至常之道。而又有所不知者何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乃異之之詞也。蓋日用飲食。有同嗜焉。是雖至愚。豈不能知。又況人之於道也。甚於飲食。而一點靈光。又我之所自有者乎。見父即能孝。見君即能忠。見孺子入井。即能怵惕惻隱。以其有此一點靈光。至常之道。日用之不可離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性各足也。終其身迷焉。衆人雖迷。然亦不離。又曰。性在作用。百姓日用

而不知也。

用其中於民

林子曰。用其中於民者。以其中用之以治民也。

中庸不可能也

林子曰。天下難均也。而賢知者或能均之。爵祿難辭也。而賢知者或能辭之。白刃難蹈也。而賢知者或能蹈之。此皆出於智謀造作之私。襲取外義。殆非由中而用之大道也。若聖人之大道。則由中而用矣。故用之以位天地而天地且可得而位矣。用之以育萬物。而萬物且可得而育矣。而況於所謂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乎。

和而不流

林子曰。子路問強。而孔子乃以和答之。豈不以君子與人無競。而以和爲貴邪。然和則易至於流矣。若和而能不至於流焉。此乃抑而之所當強也。然君子之和。非徒和焉已也。和

而不本於中立。則亦不能和也。中立也者。孟子所謂中道而立。立天下之正位也。而和也者。乃中之發也。惟能致中。故能致和。其曰不倚者。不着於中。不着於立。成性存存。勿忘勿助而已矣。或問何者謂之塞。林子曰。塞之者。實之也。詩曰。秉心塞淵。蓋言秉持此心而塞之於淵也。其曰淵者。中庸所謂淵泉如淵。淵淵其淵。皆指吾心之眞去處而言之。眞去處者。心之淵也。而曰淵淵者。深而又深之義也。故君子之學。亦惟秉持此心而復還於吾心之淵而塞之爾。有道無道。惟知此心。而窮達常變。殆非所論也。故曰不變塞。

強哉矯

林子曰。強哉矯者。乃以其強而矯其氣質之性之偏也。故和而易至於流焉。強以矯其偏而不使流也。中立而易至於倚焉。強以矯其偏而不使倚也。國有道無道而易至於變塞。古人有言焉。強以矯其偏而不至於變塞也。古

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若不有強以矯之而
曰能變化氣質者。余弗能知之矣。
論語曰。野哉由也。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夫曰
野曰佞。豈非其氣質之性之偏邪。然則何以
矯之。而能變化其氣質也。林子曰。野則先矯
之以文。既文矣。然後方可易其文而漸入乎
其中矣。佞則先矯之以訥。既訥矣。然後方可
易其訥而漸入乎其中矣。至於而勇而喭。亦
皆氣質之性之偏也。若不強以矯之。痛自激

厲。其能不爲血氣之怒。粗鄙之夫邪。大抵強
不在於強。而在於自勝。自勝其人欲之私者。是亦自勝以爲強也。朱子所謂
也。故和而至於流。中立而至於倚。國有道無
道而至於變塞。我自爲之。我自矯之。矯之自
我。則亦何難之有。然而矯之而未有能勝之
者何也。蓋由其矯之不力也。矯之之不力。
而謂之強哉。矯也可乎哉。
林子曰。逃墨必歸之楊者。蓋以矯其不情。而

先近乎其實也。而逃楊必歸之儒者。又以矯其太簡。而漸入乎其中也。

素隱行怪

林子曰。素隱。卽易之素飽。詩之素餐。孔子之素王。殖貨之素封也。素也者。空也。不知孔門心法。而其中實無所有也。出既無益於時。而處又無聞於後。故不得不行怪以欺人。而覬名聲於後世也。

君子遵道而行

林子曰。遵道而行者。遵其道而行。亦步亦趨。嗜學而尚右也。不見意趣。必不樂學。能不半塗而廢乎。

君子依乎中庸

林子曰。此正言不能已矣。而遜之於聖人者。孔子之謙辭也。遵其道而行者。習矣行矣。而不知其所遵之謂何。安能不半塗而廢。依乎中而用者。好之樂之。而不知其老之將至。故能不見知不悔。

林子曰。依乎中庸者。依乎中而用之。自誠而明。聖人之中庸也。擇乎中庸者。擇乎中庸而用之。自明而誠。賢人之中庸也。中即性也。依循率也。不能依。故言擇。此顏子之所以欲從而未由也。

費隱

林子曰。未發者中也。隱也。發之而爲用。則費矣。

語大語小

林子曰。道也者。無所不包焉者也。道也者。無所不入焉者也。

林子曰。天之體不足以擬其大者道也。物之微不足以擬其細者道也。

鳶飛魚躍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其皆天機之自然乎。夫人固靈於鳶。靈於魚矣。而自然之天機。乃反不如焉者。何也。蓋自有其靈以鑿其靈也。然名教中自有樂地而

逍遥自在。是乃吾心之鳶魚。自飛而自躍也。故聖人之心無心也。而天則自存。程子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魄。夫弄精魄以爲學矣。則是學也。不謂之窒天機也而何。

林子曰。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

庸德庸言

或問庸德庸言之庸也。豈亦用之義邪。林子曰。庸亦作用釋。以孝弟忠信之德。庸之而爲行。庸之而爲言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

林子居北山巖。陳生大道侍。林子令講素位章。先問之以素位二字之義。陳生曰。素者空也。我而富貴也。而不知有我之富之貴。然後

我之道可行於富貴矣。我而貧賤也。而不知有我之貧之賤。然後我之道可行於貧賤矣。而夷狄。而患難。無不皆然。此君子之所以能無入而不自得也。錄之。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朱生逢時嘗以居易而質之林子。曰。居也者。居之也。居仁之居也。易曰。天下之道。易簡盡之矣。以仁而居於吾身之中。何其易簡也。孟子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仁根於心。所性而有。而命則從此立矣。故立命者。心法也。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聽其所自來矣。故曰居易以俟命。而易簡之理得矣。

正鵠

張生洪都嘗問吾身正鵠。林子曰。汝以何者爲吾身之正鵠。答曰。吾身之眞去處。吾身之正鵠也。故射之正鵠者。侯之中也。吾身之正鵠者。吾身之中也。論語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豈非所謂發之不中。失諸正鵠邪。孟子曰。

反求諸已而已矣者。豈非反求吾身之正鵠。以立吾身之正中邪。安身以立命。行法以俟命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林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若也不知忠恕而曰一貫。不知利仁而曰安仁。不知明則誠而曰誠則明。豈其自邇自卑。成章而達哉。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或問鬼神之不見不聞也。非所以言中乎。林子曰。中也者中也。無極而太極也。無陰無陽。無鬼無神。而鬼神之良能者。是亦中之用也。中之用何其微也。而中則微乎其微矣。中其可得而言乎。邵子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朱子曰。蓍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未發之中。畫前之易也。鬼神得而知乎。人得而言乎。縱得而言之。人得而知乎。

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故大而天地。明而日月。序而四時。奠而山川流峙。微而昆虫草木。莫不一屈一伸。一鬼一神也。故曰體物而不可遺。德之盛也。

林子曰。陰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陽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鬼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神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若專於陰而言鬼。是不知陰中有陽。鬼中有神也。若專於陽而言神。是不知陽中有陰。神中有鬼也。豈足以盡其屈伸變化之妙用哉。

林子曰。鬼神也者。陰陽之妙用也。而陰陽之所以屈伸變化而生萬物者。鬼神也。故曰二氣之良能也。

或問性情功效。林子曰。陽而必伸。陰而必屈者。性情也。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陰陽之屈伸者爲之也。非功效而何。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林子曰。誠卽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爲也。而混然無爲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古人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故誠也者。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爲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而體物不遺。則顯矣寂然不動之誠。豈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乎。

脩道以仁

或問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仁。林子曰。此言道。道者道也。達道之道也。此言仁。仁者人也。達德之仁也。又問何以謂之脩道而曰以仁也。林子曰。仁者人也。蓋言人之所以爲人者。

在此仁也。兩精相搏。而仁則落乎其中矣。故父母之所以生我。我之所以生人者。在此仁也。易曰。安土敦仁。豈不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邪。若不知所以敦仁。則不可以爲人。而道可得而脩乎。故曰周而生也幸而免。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我而仁矣。義則由此中而出。而所謂義內者。仁而義也。至於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由於何思何慮之眞去處中發出來爾。又非所謂仁而禮邪。故曰仁道最大或問何謂眞去處林子曰。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乃所謂安仁居仁之眞去處也。

仁者人也

林子曰。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言仁。更爲親切。此乃孔門傳授眞法也。

林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宋儒所謂桃仁杏仁者是也。又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惟其生之性也。故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

之所以生子生孫者皆此仁也。今只以桃而言之。伏其仁於地。而萌芽之。由是而條。而華。而實。皆仁之生生也。故其根。父母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子而孫也。其仁同。故其本同。其本同。故其氣同。此親親之所以爲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程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

林子曰。桃之本於仁者。一本也。而根而芽而條而華而實。皆仁之一本之仁。以其親而親之者。不知其本之一。兼愛之而無差等焉。故曰二本故也。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林子曰。知至而意誠也。知有未至。意豈能誠。或問知至意誠。林子曰。辟行道者知所適從之路。則無岐路之惑矣。然此所謂善。大學之至善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不明乎此而曰

能誠其身者。未之有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者。蓋言至善元在吾身之中矣。而止於至善者。非所以誠其身乎。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而誠乎其身者。乃所以復吾至善之本體也。

誠者天之道也

林子曰。誠也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而所謂無爲者。得之於天。本寂然而無事也。幾之所動。則善惡始形矣。

愼思之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地。思之不得。慮之不及。又安可以思慮而鑿其體。終不可以思而得。以思而得。而廢乎思。不慮而及。而廢乎慮。不可也。是雖不可以思慮而及。

此豈非慎思慎慮以爲從入之門邪

誠明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幾希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林子曰。性無所不統也。而天地人物統於性也。故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者。然後方爲能盡其性也。

林子曰。君子之學。以盡性也。合古今天地人物以盡其性也。故達則出其道以治天下。而天下皆吾之度內而非外也。窮則明其道以教萬世。而萬世皆吾之度內而非外也。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蓋性之德本如是其廣大也。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至參天地贊化育。皆所以盡吾之性也由是觀之。豈特天下之近。萬世之遠。皆吾之度內而非外。而天地之大。庶物之細。亦皆吾之度內而非外也。若於天下之近而或外之。萬世之遠而或外之。天地之大庶物之細而或外之。豈能致其廣大而合古今天地人物以盡其性邪。

可以與天地參矣

林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易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也。中庸曰。可以與天地參矣。程子曰。參爲三才。夫天如彼其高且明也。地如彼其博且厚也。而人之一身。眇乎其小矣。而曰參爲三才也。豈不誕邪。然而孔子言之。子思言之。宋儒言之。必不欺人以爲誕也明矣。夫其言果不欺人以爲誕也。則後之儒者。惟當思其言之必有所指。反而求之吾身之中。何者爲人道。足以配天而配地。何者爲仁義。足以配陰而配陽。配剛而配柔。而參天地以爲三也。其所以能參天地以爲三者。我知之矣。以吾心一天地。而與天地合其德也。顧乃棄天地之大德而不之爲。而馳逐於身外之富貴。亦獨何與。況富貴貧賤。有命存焉。而身外富貴。於我何加。舍其大而圖其細。殆亦未之思矣。

其次致曲

林子曰。曲也者。直之反也。不直則不能誠。致

也者。致之也。致而去之也。易之致命。論語之能致其身。孟子之致爲臣。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之曲者。善反而能誠。猶木之曲者。從繩而能正也。

或問致曲之致。致身之致也。其旨何如。林子曰。直其曲而直之。則誠矣。誠其罔而誠之。則直矣。此蓋去其本無之罔之曲。以復其所本有之直之誠者。而非他也。余故曰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生之直。中庸之所謂誠也。罔生之罔。中庸之所謂曲也。

誠者自成也

孟仁生問誠字之義。林子曰。老子所謂其中有信者是也。豈不以恍恍惚惚。惚。窈窈冥冥之中。信有是物。信有是象。信有是精邪。又問何以謂之自成也。林子曰。天地得誠以成覆載之能。鬼神得誠以成屈伸之用。萬物得誠以遂其生生化化而成其性。

誠者物之終始

逢時生問物之終始。林子曰。未發之中。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貴也。

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貴也。

或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已焉。以爲仁也。由此而成物焉。以爲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爲仁。何以能成已也。非誠則無以爲智。何以能成物也。

至誠無息

林子曰。心體原無止息。故曰至誠無息。物我本不間隔。故曰誠者所以成物也。林子曰。道不息也。心亦不息也。故曰吾不能

已矣。而川上之嘆則曰逝者如斯。
中庸曰。至誠無息。濂溪曰。誠無爲。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自有眞不息者在焉。何爲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眞機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林子曰。至誠無息而至於載物覆物成物。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不謂之太虛同體。天地同用者乎。
林子曰。天下至誠而至於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又不謂之太虛同體。天地同用者乎。

無爲而成

聖人其有爲乎。林子曰。無爲。聖人其無爲乎。
林子曰。無無爲。惟其無無爲也。故能無爲。惟其無爲也。故能無不爲。
林子曰。眞常之道。本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爲之有。

其爲物不貳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貳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貳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之清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清乎。地之寧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也。侯王之貞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靈。以爲盈。以爲生。以爲貞乎。

林子曰。只此一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或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分而二乎。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而清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於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此一之中而不可謂之不二。又問何以謂之物。物者。物之也。强名之也。太虛已爾。太空已爾。本無物

也。設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其可得而二乎。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者。混然之義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卽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且天地以一而神。以兩而化。孟子所謂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神化之機。卽與天地相似。則參兩之道在我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卽是先天地生。則斡旋之道在我矣。

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一也。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一也。故曰其爲物不貳。

生物不測

應麟生問曰。道以生物爲大與。林子曰。道不能生物。感而生。道不終無。物形而有。

林子曰。物感而生。道其生生而不息乎。物形而有。道其至有而不窮乎。

純亦不已

林子曰。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存存之義。只是如是而存存爾。敬而無失之意也。而文王之所謂純亦不已者。豈其絶德哉。亦惟以此存存之功。以希文王之所以爲文者。文王也。

林子曰。老子之所謂無爲者。以吾心本自虛無而綿綿工夫實無所着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爲故也。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林子曰。問學所以尊德性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所謂德性也。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豈非所謂問學以尊之邪。然廣大而不精微不可也。高明而不中庸不可也。溫故

而不知新不可也。敦厚而不崇禮不可也。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善也。故曰德性。尊也者。
尊之也。人孰不有此德性也。雖有此德性而
爲氣質之性之所勝者亦多矣。宋儒有言曰。
學莫貴於變化氣質。又曰。氣質之性。君子有
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勝
氣質。然其所以尊德性者。非有師友不可也。
故必學於人而問之。何者謂之德性。何以尊之。由此觀之。則所謂道問學者。
豈非尊德性之工夫耶。
或問尊也者尊之也。林子曰。尊而君之者。尊
之也。又問何以謂之君也。林子曰。范浚所謂
天君泰然者是也。然亦有主客之辨焉。故氣
質之性者。客也。天地之性者。主也。主者主之。
辟之君而出其令焉。則氣質之性自退聽矣。
容者主之。辟之臣而執其命焉。則天地之性
其能尊乎。不尊故不存。天地之性非不存也。
特爲氣質之性所掩而不尊耳。而所謂孔門

傳授心法者。真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世之爲陸象山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尊德性也。世之爲朱文公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道問學也。昔有兄弟而兩分其遺貲者。諸凡椅卓盥盆衣寢之屬。悉中裂而半之。雖曰無不均之嘆。而其父之所遺者。兩不適於用矣。豈不惜哉。

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而爲吾之心法者。既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於吾心之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故不知而耻問於人焉。不可也。不能而耻學於人焉。不可也。譬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

林子曰。德性者。天之所以與我。吾心之聖人也。若外德性以爲學。則其所學者。非真學也。學雖博亦奚益哉。若外德性以爲問。則其所

問者。非切問也。問雖審亦奚益哉。故道問學也者。正所以尊德性也。

致廣大而盡精微

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之厚。且不能分。而其大之圍。又不及尺。懸之廣野之中。而天地山川。盡皆包涵於其中。而且有千萬里之遠焉。何其廣大也。鬚髮之白且黑。亦莫不畢照而無有纖毫能遁其情者。抑何其精微也。況吾心之鏡。至虛至靈。非銅非鑄。非着於物者乎。而其所以廣大而精微者。又當何如耶。

極高明而道中庸

林子曰。心之高明。心之聖人也。而卑暗則非其初矣。心之廣大。心之聖人也。而狹小則非其初矣。

林子曰。由乎中而用之。猶所云聰明睿智皆由中出也。蓋未發之中。而高明之體以具。故由乎中而用之。則其高明也。不馳騖於外。而失之玄且遠矣。

溫故

林子曰。故也者。天之降衷。民之秉彝。而爲我所舊有之物。與生俱生。猶所云故家故國者。溫也者。溫之也。操而存之者。溫之也。尚書所謂顧諟之顧。論語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而造次顚沛必於是者。溫之也。

知新

林子曰。新也者。乃我德性中發出來者。神通朗發。智慧自生。是殆孟子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故知不必求合於古人。而我德性之知。卽是古人之所知者。特古人之所未嘗道爾。余於是而知所謂知新者。不在於徧物。不在於多識。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若必求之徧物多識。以爲我之新見新聞。而非君子之所謂知新也。

敦厚

林子曰。厚也者。厚也。蓋我原得地道之厚。以

爲厚而德性中之所本有也由是以此厚而親親由是以此厚而仁民由是以此厚而愛物而所謂親也民也物也無不持載於我之地道中而與地同也若於親也而不知所以親之民也而不知所以仁之物也而不知所以愛之則所謂厚者而反爲薄矣而敦也者能厚如地者以此

崇禮

林子曰禮也者禮也禮云禮云節文云乎哉而燦然之盡美皆全具於渾然之中者禮之本也惟其禮之有本也故其能與天地同節此言禮乃復禮之禮根心之禮而非所謂忠信之薄禮後之禮也

溥博淵泉

或問何以謂之溥博淵泉林子曰此固無待於問其曰如天如淵既已明矣而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乃釋氏無量甚深之密旨

也。夫惟其溥博淵泉也。故能言之民莫不信。行之民莫不悅。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然不曰配天已也。天地且自我位之矣。化育且自我知之矣。此孔子之學之大。無窮達一也。豈必其在天子之位。然後能則天蕩蕩而無能名耶。配天尊親邪。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而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聖

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之長之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卽所以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之長之者矣。

夫氣一也。既曰太和元氣而謂之達矣。而又曰浩然之氣而謂之窮矣。豈其窮達異也。而氣亦有異與。林子曰。不異也。特以堯舜之事。孟子之書。而以窮達別而言之爾。而非有異也。故達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窮也。窮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達也。要之事業之迹有異。而聖人之見乎外者如此。殆非聖人之所謂大也。聖人之所謂大者。太虛也。聖人之太虛。

其可得而見乎。太虛不可得而見矣。而太和元氣之流行也。其可得而見乎。而人之見聖人者。見其萬物以育。而生而長矣。卽此便謂之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也。卽此便謂之天地以位也。卽此便謂之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也。是聖人之事業莫大於此。而謂之無窮無達之至道矣。程子曰。堯舜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故事業之事業者。可見之事業也。故可見者其迹乎。不可見之事業者。不可見者其神乎。昔者仲尼贊堯之大也。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其所可見者。則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故成功文章者。有窮有達之事業。而人可得而見也。民無能名者。無窮無達之事業。而人不可得而見也。然而天地也。其有事業之迹乎。而人之見天地者。見其天位乎上。而萬物覆焉。而以爲大也。見其

地位乎下。而萬物載焉。而以爲大也。見其萬物並育。以生以長焉。而以爲大也。殊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太虛也。人其可得而見乎。或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是乃仲尼萬世之事業也。而子亦不以爲大歟。林子曰。此亦事業之迹。而非仲尼之大也。殆亦仲尼之一點浮雲也乎。故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虛也。擬之堯舜。則亦何窮何達。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虛也。擬之天地。則亦何大何小。

配天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聖人之所以配天也。或者以聖人之道若是其大歟。林子曰。天以其氣而覆萬物也。故無所不至矣。而聖人以其養成之氣而塞天地也。亦無所不及矣。

經綸天下之大經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何謂也。林子曰。寂然不動。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而天地萬物咸冒焉者也。何有於天

下之大經而不能經之綸之邪。其所謂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以其能立天下之大本也。夫既立天下之大本矣。豈曰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焉已哉。抑且能知天地之化育。而又若是其神矣。凡此者。皆本於寂然不動之中。順以出之。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若有意必固我。便是有倚。而其功用豈有能若是其神邪。

知天地之化育

林子曰。知者。知之也。猶所謂知府事縣事者是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之者。作之育。故知也者。非徒知之而已也。曰知曰替。皆所以成能乎天地也。

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故我之所以盡我之性命者。乃我之所以知天地之化育者也。

或問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林子曰。無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

以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元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中矣。誰有能大發誓願。以預爲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爲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無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斂之。而

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

夫焉有所倚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物之者倚之也故自其心之無所倚乎其物者則物皆我也惟其有我故其有我惟其有我故其有物有物物也倚也有我物也倚也有心物也倚也物則不化倚則不中不化不中豈曰率性之道林子曰天無心也亦無爲也惟其無爲故其無物無倚若伯夷聖之清者也以其倚於清而物之故隘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以其倚於和而物之故不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物無

倚也。

肫肫其仁

林子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我真心之實地。一切之現成也。而天下之大經。於此而經綸之矣。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之矣。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之矣。凡有血氣於此而尊之親之矣。而我之性。而人之性。而物之性。而天地之性。於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而文王之所以爲文乎。

不顯惟德

或問不顯之德。即舜之玄德也。非以玄求之而後能玄歟。林子曰。以玄求之。則其玄也不玄。不以玄求之。則其玄也玄。乾易知也。豈其玄邪。而大生焉者。何其玄也。坤簡能也。豈其玄邪。而廣生焉者。何其玄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竝釋

林子曰。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堯舜不

顯之德在天下。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
仲尼不顯之德在萬世。

無聲無臭至矣

釋氏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所謂我乃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真我也。中庸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毛雖至細也。然有倫則有形。由是觀之。夫德也者。豈屬於聲。豈屬於形邪。而知德君子。亦惟索之於聲色與形之外而所謂未發之中者。太虛爾。老氏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

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夫曰夷曰希曰
微。其有聲乎。其有色乎。其有形乎。余於是而
知三氏之道一太虛也。